紙錢

（盦濟）

報載國務院和各部行司、大家欠薪、都裏沒法、祇得拿印花稅票和兌換劵、搭沒支付、弄得北京市上、票劵充斥、幾幾乎變成了紙錢世界、國家窮到這個地步、倒也覺得可笑、大概將來各部員司所發的薪水、一律都是紙劵、不見得能拿得着現錢了、但是我以爲紙頭這樣東西、價錢也高低不一、現在印鈔票和兌換劵的紙張、都是上好的外國貨、價錢也很貴、這未免太不經濟了、最好揀那價值最賤的中國紙張、印刷出來、一則利不外溢、一則也可以省錢不少、有人說道、價值最賤的中國紙、要算擦屁股的草紙了、那末用草紙來印、你看如何、我說這也不對、草紙是很有用的東西、你今天出了個恭、不用草紙擦屁股、行嗎、「不行呀、」這種極有用的東西、怎樣可以拿去印兌換劵呢、依我之見、倒不如用錫箔紙來印、一則上面塗着一層錫、很有些像銀子的樣子、二則錫箔的闊狹大小、倒和鈔票兌換劵差不多、三則近來國民開通、迷信漸漸破除、錫箔的銷路也漸少、（其實也不是眞能夠破除迷信、不過因爲生活程度太高、活的人自顧不暇、那裏有閒錢買了錫箔去孝敬亦老呢、）這樣一來、可算得是廢物利用、倘然嫌印刷的手續太繁、那末連字也不必印上一個、光是一張錫箔也行、政府裏倘然能聽我這個計劃、非但各部院薪水、可以照付、而且還可以多收買幾個豬仔議員、[illegible]上得不差、請我去做幣制局總裁、這個我可辦不了、好在津保的人才不少、還是另請高明去罷、

某小報之廣告統計

（努目投稿）

自命不凡之某小報、宵自誇其所登載之廣告、悉有價值、凡涉欺詐及不道德者、均屏不與登、茲據該報第五五五號之廣告、作百分統計如下、

後幅、 醫藥、占全部、

封面、 醫藥、占百分之八十、香煙、占百分之十三強、地方報、占百分之七弱、

中縫、 香煙、占百分之五十、醫藥、占百分之十七弱、旅館、占百分之十七弱、首飾、占百分之十七弱、

總計、 醫藥、占全部百分之七十五弱、香煙、十六弱、其他九強、從以上總計、可得下列三項觀念、一、中國不愧爲東亞病夫國、二、社會愛吸香煙、三、掛不欺詐、有道德招牌者之廣告、不過爾爾、

硯田一滴

（瘦鰻）

鄉友熊君仲方、以八月十四日客死滬上、予撰一輓聯云、『此別何之、客路淒風送君去、斯人不壽、中秋明月爲誰圓、』自謂尚能貼切、熊君胞兄勉齋、現官浙省高審廳推事、君死後、勉齋來滬、屬代撰一聯云、『嗟予同母猶有幾人、可憐羈旅異鄉、一病爲災君竟去、嫡今老父已逾七秩、坐見衰年痛哭、百身莫贖我何堪、』亦不失爲性中語、故錄存之、

陳散原之長公子師曾、名衡恪、工詩善畫、頃以母喪哀毀而卒、誄者惜之、比見某報紀事、知陳佩忍之女公子、亦名衡恪、與師曾姓名悉同、可謂奇巧、惜今師曾已死、不然、男女兩陳衡恪、脫竟相遇、吾不知其將云何也、

頃於友人齋中、見一小條幅、爲唐佛塵（才常）手書一絕云、『馬蹄踏偏草萋萋、苦雨酸風送柳堤、末路清明魂已斷、耳邊先有杜鵑啼、』蓋即其所爲寒食詩也、案佛塵詩不多見、若此者、亦吉光片羽之類矣、

鉤奇

謾報者豬　馬二先生

（上略）文人之無道德、至今日而已極、報紙之無價值、亦至今日而已極、俠與指嚴十年老友、與涵秋亦非泛泛、當時目擊兩先生之爲小說、晨鈔暝寫、日不暇給、而各報雜誌之索稿者、尚紛至沓來、揮之不去、涵秋嘗謂僕曰、余實疲於奔命矣、不意兩先生生前、長吉心肝、已經嘔盡、而兩先生死後、茂陵遺稿、忽滿人間、近日某小報披露涵秋遺著新廣陵潮、徵論文字拖沓、不類涵秋、試思新聞報錢中人影、涵秋死後、尚無乎爲繼、又安有此閒情逸致、成此洋洋灑灑之大文耶、在偽者、無非假重涵秋、多博稿費、而該小報主任、不加審察、貿然刊布、將欺人乎、抑自欺也、竊謂此種贋品小說、不特有妨涵秋令名、抑且大損該報之價值也、（下略）

本報查本報

有一家小報、瞎造謠言、壞人名譽、被人請律師、去信質問、嚇得屁滾尿流、連忙更正、並在律師來信的後幅、實上本報查本報之幾句妙文、特以詠之、

本報查本報、慣是造謠言、詔妾雞爲馬、逢迎無賴猿、（本地風光）奔波腳編輯、依附屁精魂、（該報每自稱爲屁文）更有雞[?]獄、洋洋動物園、

晶球裂∴鳥獸散

（龍雲）

上一期的某報上、又發現了一張插畫、一的是三個晶球、球的四邊、有許多裂紋、好像在那裏炸裂一般、球底下有幾種動物、倉皇散走、我看了不懂、又去請教我的朋友、那位朋友說道、某報自稱晶球、別人說他是一個動物院、近來晶球被金鋼鑽碎了、動物院裏的動物、自然要倉皇四散、這張插畫、就是畫的這一段事情呀、我說你這話有何爲証、他說道、別種報上、從來沒有署猴字的人、惟有這張報上、却有一個『猴口』、現在這張插畫上的動物中間、明明有一只烏猴、這不是大大的証據嗎、我又問道、你可曉得這張插畫是誰畫的、他說一定也是動物院裏的動物畫的、我很詫異道、動物也能畫插畫嗎、他道、誰說不會、你沒看過鏡花緣嗎、據說猪、還能畫蘭花哩、所以這張插畫、一定也是八戒的灰孫子畫的、我歎口氣道、可憐的豬仔呀、你爲何不到北京做議員、却在某小報上畫插畫呢、

牛後雞口

（荷篠）

上月三十日、本埠報紙、有一篇「論浙省紙烟特捐」的來件、新聞報登在各埠新聞的後面、神州報登在屯報的前頭、有人問我道、同是這篇來件、爲什麼新聞報在屁股、神州報在頭頂、我說你不知道麼、這就叫做寧爲雞口、毋爲牛後、

无

（天眼）

章行嚴先生發表无首論後、辨難之聲、紛然四起、然每書无爲无、（按无通無、无集韵居氣切、音寄、飲食氣逆也）不免貽笑識者、林屋山人、素號通人、乃亦以有心爭似無心好之謎、射惡公二字、然則亦以无字作无字矣、號稱通人、乃不辨无旡二字、有心乎、無心乎、願山人有以語我來、

如是我聞

（立）

法界華龍路陶宅堂會、北來伶人如余叔岩錢金福王長林諸叔儲份及韜賞共費萬金、或云完全義務、惟夏令配克收入之戲資、悉助與諸伶云、

集錦小說 江南大俠（三）

（濟華）

英士把條子接過來看時、只見上面寫道、

徐偉臣的事、是我一手包辦、請你關切英士、不必多管、要知我這次做的事、是替四萬萬同胞做的、並不是爲我一人出氣而已、照徐偉臣平日的賣國行爲、簡直可以滅絕他的子孫、現在祇把他一人處死、可算格外開恩了、他夫人的失蹤、與我無關、內中尙有別情、我倒曉得、只是不便說、請你自己偵查罷、像偉臣這種人、怎樣可算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你們何必替他去奔走呢、 江南大俠

英士看完、正想同又生說話、忽聽門上有剝啄之聲、又生急忙將紙條摺好、藏在袋內、英士說了聲進、推進門來的却是僕人、手裏拿了封信、說這是剛剛送來的、送信人還等着呢、英士把信拆開看時、那信上道、

家兄慘遭暗殺、已蒙鼎力偵查、沉冤不難大白、惟家嫂忽於今夕失蹤、弟已將二女傭監守、頃華君已來寮一過、恐尙未妥、特請大駕立即偕來人至大豐里一行、至要至盼、 徐仲容啓

又生道、我看江南大俠勸告的話、一些不錯、我們還是不去連他夫人的事也不必管他罷、英士道、論徐偉臣的行爲、我也不願偵查、不過這案情委實太離奇了、我的好奇心勃發、倒偏要去查一查啊、說着起身拿了呢帽、問又生道、你同去麼、又生搖頭道、我不去、於是英士一人隨着來人去了、

這時候時鐘已打過二下、街上行人很少、西北風虎吼似的刮來、把半明不滅的路燈、刮得益發慘澹、英士走了一段、忽見一個瘦長身材的女子、亭亭孑孑、狂喊着救命、迎面奔來、（以下請看狂續）

體虛白濁丸

身體虛弱之人房慾過度腎關不固初起點滴流若不早治年久不止病因體虛精傷故有淋濁之患每日所流白濁即人之精血夜時流出名曰遺精日中流出名曰白濁此皆不出乎腎虧之範圍本醫生因鑒於斯研究極靈極妥之良方名曰體虛白濁丸以止白濁並服此丸能斷根永不復發每盒一元每料二元每料六盒五元無論十年八年之老白濁服之痊癒斷根。如患花柳白濁另服立愈白濁丸珠黃化毒丸價目全上。外埠函購郵寄我妥速寄加一。上海三馬路大舞台東首德和製藥公司程鳳生醫生秘製

南京踏撥球場 心照相館 開幕紀念廉價 一月照相八拆

火爐

新由美國運來大小新式火爐數十餘種購者從速價可便宜電費十五[illegible]式電燈泡價特克已請 惠顧諸君早臨試之 大馬路大中華電器公司啓 電話五千一百念號

廣告式的著作家（六）

（海鳴）

又有一家賣補腦治血丸的大藥房、也在老晨報上登道、「鄙人文學家而兼著作家者是也、天天投稿忙、挖空心思不少、不惟腦病叢生、而且血虧欲絕、眼見得要去見閻君矣、偶閱報端、見有補腦治血丸廣告、云文人服之最宜、九死餘生、究竟想活、便買用數瓶、試其功效、誰知此丸眞靈、好比仙丹、吃了幾瓶之後、一切腦病血病、不歷而走、現在在下又成一健全之著作家矣、諸子不信、有小照爲證、此即服用此丸後面肥耳胖腦足血滿之大證據、諸君便知、餘容下回分解、…文學大家劉伯齡啓事、綽號十萬喇叭館主、」最奇妙的是這廣告上果眞附刊着他的許版小照、劉伯齡三字又是楷書寫的、寫得非常之大、送把他父親看、又吹了許多牛道、「這次眞是意外的大成功、不惟文章登在大報上、而且還附帶一張小照、這風頭眞是不小呢、」他父親認得是他兒子小照是實、便不問這文章內容如何、只一味的歡喜、當又按着特別獎勵的條例、于兩塊錢以外、又加上四塊錢、

與小隱論綠牡丹

（遺香）

始小隱爲劇評、抑綠於程荀之次、余業著論辨之審矣、而小隱又有言、仍持前說、語雖模棱、義則昭然、余又烏可以無言、程荀之不若蘭芳、蘭芳之不若瑤卿、此天下人之公言、不待小隱之論而始判也、若綠之不若程荀、則小隱一人之私見、非天下人之公言矣、程荀視綠、論藝事、則互有短長、論扮相、則不逮遠甚、今小隱一旦乃欲抑綠而列之程荀之次、寧得謂平、小隱知爲綠惜、獨不爲自己劇評之價値惜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之賢不肖、不可以地域限也、論藝亦然、皮簧雖盛於京、然安得謂京人皆善、而南人皆不善乎、崑曲發源吳中、余固吳人也、京中伶工、或歌崑曲而善、雖其人畢生未南下、余亦頌稱之、不以地域限也、今之評劇者、每預存一地域之見、見伶人之非京產者、不論其藝之善否、輒譏之爲外江派、京伶南下、則譽之惟恐不至、善亦善、不善亦善、好惡之見、橫梗胸中、如是而欲求公正恰當之評論、豈乎難矣、綠固未嘗遊都下也、然藝之優劣、自有定評、此與北遊亦何關哉、大抵學問藝術之進退、當視其人之能否刻苦爲斷、若謂京產伶人、必較自修爲勝、則一昨同興樓席上、小隱又何以大罵王斌芬、斌芬非京產而出身科班者邪、卽以學生喩之、出洋而嬉、何如下帷攻苦、今之留學生、赫然得博士銜、其學問乃遠不如家居自修者、蓋比比也、小隱亦因其爲留學生而崇拜之乎、景英之崇綠說、雖盛譽綠、然其結論、亦祇言綠異日之聲譽、必與蘭芳而上之云云、初未嘗謂今日便足以勝蘭芳也、此與小隱所謂三年之後、或可超程邁荀、其論調正復相類、而小隱乃遽譏之何也、小隱又論及綠之師戚藍冰、謂其出身梆子、推小隱之意、一若其師出身梆子、其徒卽不能以皮黃名、余尤惑之、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昔人已言之矣、藍冰

紅拂傳之商權（二）

（紅憶）

（三）侯喜瑞之虬髯公、揉紅臉、掛紅短滿、戴新式盔、穿箭幹、披斗蓬、跨腰刀、執馬鞭、腰中掛人頭一個、這樣打扮、也有許多不對、第一、虬髯公的髯鬚、應當是短而蜷曲的紅鬚、侯喜瑞所掛的、並不蜷曲、與虬髯兩字不合、第二、虬髯公騎的是驢、不是馬、應當執驢鞭、侯喜瑞執的、却是馬鞭、第三、虬髯公應當提一個革囊、囊中放人頭一個、心肝一付、侯喜瑞沒有提革囊、也沒有帶心肝、光是一個人頭、掛在腰裏、恐隋煬帝時候、天下雖然大亂、像這樣掛着人頭、公然在大道上行走、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吧、最最荒謬的、就是他頭上戴着一只奇形怪狀的新式盔、論理虬髯公應當戴風兜、披斗蓬、像薛禮歎月裏的尉遲恭一般、喜瑞戴上這只新式盔、強盜不像強盜、蠻王不像蠻王、眞教人看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按這種奇形怪狀的新式盔、是本戲中發明出來的、戴在常春恆趙如泉的頭上、評劇家便說是破壞成規、把他們罵得狗血噴頭、如今戴在侯喜瑞的頭上、爲何評劇家非但不敢罵他、還有人竭力的恭維他、咳、上海的評劇家、原來祇會罵上海的角兒、就在這一點上、我已經看出評劇家論的價値來了、虬髯公回家之後、應當戴紗帽、穿紫袍、侯喜瑞却穿一件紅色的氅、戴一只紅色的員外巾、再湊上紅臉紅鬚、簡直像個火神菩薩一般、而且樣子也猥瑣得很、與原傳所謂趨走有龍虎之狀者、恰巧成一個反比例、

（四）王又荃的李世民、帶紫巾、披開氅、佩寶劍、和頭本虹霓關裏的王伯黨一般、這樣打扮、也不像個留守使的公子、鄙意還是戴小生巾、穿褶子、覺得大方一點、

（五）曹二庚的徐洪客、搽白鼻、戴綸巾、穿八卦衣、背上背着一柄寶劍、這樣打扮、到我的眼裏、我還以爲坐在大世界的乾坤大劇場裏、看他們演七劍十三俠哩、

（六）金少山的楊素、賞花一場、戴龍冠、穿蟒袍、圍玉帶、燕居的時候、還穿着一身的朝服、成何體統、鄙意必須戴員外巾、穿開氅、方合情理、

讀芙孫腳編輯賦此

（君豪）

奇哉腳編輯、眞是怪東西、狗足曾變足、前蹄亦後蹄、搏空開步走、攫稿把蹤提、幸有斐夷在、未將途路迷、

我爲翠花鳴不平

（醒）

翠花來滬、此爲第四次、四次之中、結果最圓美者、則爲隨楊梅同隸天蟾時、其後再隸大蟾、及此次進亦舞台、皆似未足以恰合流俗之心理、然余以爲翠花正確公允之家、則知滬人震虛聲者衆、而知實毀譽、已於梅南下時論定之矣、蓋能觀小樓蘭芳之劇、而後知翠花之不可及、若喜狸貓及肯從者流、固皆不足與語翠花、然則于翠花又何損哉、

翠花之海龍鋪、蹻工穩健、一時無兩、而傳神阿堵、尤鮮能與之比肩、此次乃出演於星期六之日戲、台主抑之、亦已甚矣、且座中觀者寥寥、賞者少也、台、又爲忌者所抑、彼抑之者之私、初未必能勝翠花、余故深爲翠花鳴不平耳、

春華當色之揣測

（鳳雲）

春華行將復活、其腳色之靡佈、獨秘一花衫、閱報者紛紛揣測、或謂徐碧雲、或謂俞步蘭、或謂梅蘭芳、或謂綠牡丹、余謂徐俞二人、無秘密之必要、當以梅綠爲近、然二人又皆不成事實、蓋梅若來滬、必襲其舞台、而綠自大連返、則當進第一台也、（其詳情容下期續佈）究屬何人、俟福爾摩斯探明後、再行報告、

社會小說 奈何天（六）

（吳門程瞻廬著）

第一回 章功甫縱談說部 魏儒齋痛責嚴親

書中說的魏老先生、本是舊社會裏的人物、他的家庭、完全充塞着舊空氣、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喚做儒齋、（這個雅號、也是充塞着舊空氣、）是前清黌宮裏的人物、科舉雖停、政體雖變、還仗着一塊秀才招牌、在附近開明女學校裏、胡亂充當一名國文教員、（教員可以胡亂充當、可發一笑、）一個喚做墨齋、（一儒一墨、倘有第三子、便喚做佛齋了、）在那科舉停止的一年、卻被他掮着一名媚底秀才、（四字奇、）他考取了秀才、從此以後、再沒有秀才出現、這便叫做媚底秀才、（自下註腳、）叵耐他文運雖通、命運卻是不濟、沒多幾時、便做了地下的修文郎、（秀才本色、）遺下寡妻范氏、沒個子息、魏老先生晚年喪子、不多時、又喪了老妻、他的家庭裏面、除卻本人、便是長子儒齋、長媳王氏、寡媳范氏、還有個十六歲的孫兒、學名喚做士賢、